

## 第一回 鬧聖會義士感恩

詞曰：

燕趙士，流落在他鄉。翰墨場中喬寄跡，風塵隊裡受悽惶，窮途實可傷。嵇康輩，青眼識賢良。排難解紛多義氣，黃金結客少年場，施報兩相忘。

右調《夢江南》

話說嘉靖年間，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城外養賢村，有個鄉宦姓祝，名廷芳，號瑞庵。原任太常寺正卿，因劾奏嚴嵩罷歸林下。平日居官清介，囊內空虛，與夫人和氏年俱六旬，僅生一子，名瓊，字琪生，年始十六。文章詩賦無不稱心，人都道他是潘衛再世，班馬重生。祝公夫婦尤酷愛之，常欲替他議親。他便正色道：「夫婦，五倫之首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後有君臣、兄弟、朋友。所以聖王圖治先端內則。聖經設教則曰：『宜爾室家、樂爾妻孥。』可見婚姻是第一件大事。若革草成就，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，有貌的未必有才，有才貌的未必端在自好、貞靜自持。一有差錯，那時聽其自然恐傷性，棄而去之又傷倫。與其悔之於終，何如慎之於始？」

琪生這一篇話，意中隱隱有個非才貌兼全、德容並美者不可。祝公見他說出許多正道理，又有許多大議論，也莫可奈何，便道：「小小年紀就如此難為人事。」以後雖有幾家大家來扳親，俱索付之不允。琪生卻惟以讀書為事，與本縣兩個著名的秀才互相砥勵，一個姓鄭，一個姓平。那姓鄭的名偉，字飛英，家計寒涼，為人義俠。那姓平的名襄成，字君贊，家私饒裕，卻身材矮小滿面黑麻，做人又極尖利。眾人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棗核釘。三人會文作課，杯酒往來，殆無虛日。

一日，正是二月中旬。三人文字才完，就循館中陋規，每人一壺一菜，坐而談今論古。琪生道：「在家讀書終有俗累，聞知北鄉青蓮庵多有空房，甚是幽雅，可以避塵。我們何不租它幾間坐坐。一則可以謝絕繁華，二則你我可以朝夕互相資益。二兄以為如何？」飛英踴躍道：「此舉大妙，明日何不即行？但苦無一人為之先容耳。」君贊笑道：「此事不勞二兄費心，小弟可以一力承當。那庵中大夫前琉璃燈油，舍妹月月供奉。這住持與小弟極厚，明日待小弟自去問他借房，想來無有不肯，斷無要房金之理。」飛英道：「不然。盟兄雖與他相知，小弟二人與他從不識面，卻不好叨他。況僧家利心最重，暫借則可，久寓則厭，倒是送些房金為妙。」琪生道：「飛兄說得有理。」君贊聽說，也覺隨機便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」當晚散去不題。次日三人去見和尚，議定房金，即移書箱、劍匣進庵讀書，頗覺幽靜自在。

過了幾時，又是四月初八，庵中做浴佛會。鄭、平二人以家中有事回去，琪生獨住庵內。至半夜，和尚們就乒乒乓乓揸鏡打鈸，擂鼓鳴鐘，一直至曉。琪生哪曾合服，只得清早起來，踱至後殿去避喧。這些人都在前邊吵鬧，後殿寂無一人，琪生才覺耳根清靜。看了一會，詩興偶發，見桌上有筆硯，隨手拈起，就在壁上信筆題《浴佛勝事》一絕：

西方有水浴蓮花，何用塵几洗釋迦。

普渡眾生歸覺路，忍教化體涉河沙。

題畢，吟詠再四，投筆行至前殿。舉眼見一老者，氣度軒舉，領著一絕色女子在佛前拈香。琪生一見，就如觀音出現，意欲向前細看，卻做從人亂嚷，只得遠遠立著。那女子聽得家人口中喊罵，回頭一看，與琪生恰好打個照面，隨吩咐家人道：「不得無禮罵人。」琪生一發著魔。只見那老者與女子拜完了佛，一齊擁著到後殿來，琪生也緊緊趕著老者同女子四下閒玩。抬頭見壁上詩句墨跡未乾，拭目玩之，贊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」對女子道：「不但詩做得好，只這筆字，龍蛇競秀，斷非尋常俗子手筆。」女子也嘖嘖贊道：「詩句清新俊逸，筆勢飛舞勁拔，有凌雲之氣，果非庸品。」老者因問小沙彌道：「這壁間詩句還是誰人題的？」

小沙彌尚未答應，琪生正在門傍探望，聽得這一問，便如轟雷貫耳，失聲答道：「晚生拙筆，貽笑大方。」老者聽得外邊聲，連忙迎將出來，見琪生狀貌不凡，愈加起敬。兩人就在門首對揖。老者道：「尊兄尊姓大號？」琪生道：「晚生姓祝，賤字琪生。敢問老丈尊姓貴表、尊府何處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鄒，賤字澤清，住在蒲村。原來兄是瑞庵先生令郎，聞名久矣，今日始覲臺顏。幸甚！幸甚！」

兩人正在交談，忽君贊闖來。他原是認得鄒公的，敘過禮，就立著接談。一會，鄒公別了二人，領著女子去。二人就閃在一邊偷看女子，臨行兀是秋波回顧。琪生待鄒公行未數步，隨即跟出來，未逾出限，耳邊忽聽得一聲響亮，低頭看時，卻是黃燦燦的一枝金鳳頭釵，慌忙拾起籠入袖中。出門外一望轎已去遠，徘徊半晌，直望不見轎影方才回轉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妙人！妙人！方才嚷家人時節，我看來不是無心人，如今這鳳釵分明是有意貽我。難道我的姻緣卻在這裡？叫我如何消受。」忽又轉念道：「今日之遇雖屬奇緣，但我與她非親非故，何能見她訴我衷腸？這番相思又索空害了。」一頭走一頭想，就如出神的一般，只管半猜半疑。

卻說那君贊亦因看見女子，竟軟癱了一般，只礙著與鄒公相與，不便跟出來，恐怕鄒公看見不雅，遂坐在後殿門限上，虛空摹擬。不防琪生低著頭，一直撞進門來，將他衝了一個翻筋斗，倒把琪生嚇了一跳。慌忙扶起，兩下相視大笑。君贊道：「弟知飛兄不在，恐兄寂寞，所以匆匆趕來，不意遇見有緣人。此是生乎一快。」琪生道：「適問鄒老是何等人？」君贊道：「他諱廉，曾領鄉薦，做過一任縣尹，為人迂腐不會做官，壞了回來。聞知他有一令媛，適才所見想必就是。難道世間有此尤物，真令我心醉欲死。」二人正在雌黃，忽聞殿外甚喧嚷，忙跑出來。

只見山門外三四十人圍著一個漢子，也有上前去剝他衣服的，也有口裡亂罵不敢動手的，再沒一個人勸解。琪生定睛看那漢子，只見面如鍋底，河目海口，赤髯滿腮，雖受眾侮卻面不改容，神情自若。因問他人道：「是什緣故？」中間一人道：「那漢子賭輸了錢，思量白賴，故此眾人剝他衣服，要他還分。」琪生道：「這也事小。怎沒人替他分解？」那人道：「相公不要管罷。這千人懼是無賴光棍，惹他則甚。」君贊也道：「我們進去罷，不必管他閒事。」琪生正色道：「凡人在急迫之際，不見則已，見而不救於心何安？」

遂走進前分開眾人道：「不要亂打。他該你們多少錢俱在我身上。你們只著兩個隨我進來。」這人攔著那漢子問建昌府 七

問他名姓，也不問他住居，但取出一包銀子，約有十二三兩，也不去稱，打開與眾人道：「此銀是這位兄該列位的，請收了罷。」眾人接著銀子，眉歡眼笑謝一聲，一哄而散。

琪生對那漢子道：「我看足下一表人才，怎麼不圖上進，卻與這班人為伍，非兄所為。」那漢子從容答道：「咱本是山西太原人，姓焦，名熊，字伏馬，綽號紅鬚。幼習武藝，舊年進京指望圖個出身。聞知嚴嵩弄權，遂轉過來，不想到此盤費用盡。遇見這些人賭錢，指望落場贏它幾貫，做些盤纏。誰想反輸與他，受這些個的凌辱。咱要打他又沒理，咱要還分又沒錢。虧得相公替咱還他，實是難為了。」因問：「相公姓什名誰？」琪生就與他說卻姓名，又取三兩銀子送他作路費。紅鬚也不推辭，接在手中，也不等琪生送他，舉手一拱叫聲「承情了」，竟大踏步而去。

君贊埋怨道：「這樣歹人盟兄也將禮貌待他，又白白花去若干銀子。可惜可惜。」琪生笑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各盡其心而已。若能擴而充之，即是義俠。豈可惜小費哉。」兩人說了一會，卻又講到美人身上。你誇她斌媚，我贊她娉婷；你說她體態不同，我說她姿容過別。直摹寫到晚，各歸書房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五鳳吟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